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·少儿版 ⑥

原著 柯南·道尔

改写 王梦梅

窗口的 蜡黄 脸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窗口的蜡黄脸孔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·少儿版 8

[英] 柯南·道尔 原著

王梦梅 改写

游柱郎 绘图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·少儿版 8

窗口的蜡黄脸孔

福尔摩斯

闻名全球的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竟也遭遇过一次失败，那就是在“窗口的蜡黄脸孔”这个案子里。但在“修道院公学”和“国家机密档案”里，他却显露了超人的侦探天才，这就是所谓“失败为成功之母”吧！



华生

福尔摩斯的好友，经常和福尔摩斯一同从事侦探工作。他是医生，因为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无法抽出太多时间来为福尔摩斯写侦探记录，于是口述给新婚太太梅丽，由她写出福尔摩斯的故事。

人物介绍

赫德森太太

福尔摩斯贝克街寓所的房东太太，性格爽朗，快活而健谈。她对于“窗口的蜡黄脸孔”一案特别感到兴趣，她既同情芒罗，又关心艾菲夫人。她的专长是精于烹调。



芒罗

一个正直纯洁但行动轻率的青年。对于妻子的行动非常怀疑，特地前来请教福尔摩斯。等到“窗口的蜡黄脸孔”之谜揭开后，他才大感意外。

艾菲夫人

芒罗的妻子。自从隔壁搬来一户人家后，她的行动就变得很诡异，时常背着丈夫跑到隔壁去。她到那里去做什么呢？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。





魏尔德

前任英国首相霍特尼公爵的秘书，头脑灵活。起初，他敌视福尔摩斯，到了最后，却由于福尔摩斯的机智而得救。



黑斯

斗鸡旅社的主人，阴险而固执。公爵的秘书魏尔德曾骑着脚踏车到旅社来，引起福尔摩斯的警觉。最后这个老板竟行踪不明。

珀西

华生的同学。由于亲戚的提拔，进入外交部担任国际情报科科长。在一次奉命缮写机密文件时，不幸文件被窃。最后在福尔摩斯和华生的侦查下失而复得。



人物介绍

约瑟夫

父亲是伦敦商务公司的总经理，他本人也是活跃于伦敦的企业家。他妹妹安妮和外交官珀西订婚住进他们的新居后，外交部就发生了意外的事件。



坦盖太太

外交部工友坦盖的妻子。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，在一次和坦盖一同值夜班的时候，被认为有间谍的嫌疑，密探一直跟踪着她。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·少儿版 8

窗口的蜡黄脸孔

第一案	窗口的蜡黄脸孔	
	奇怪的邻居	3
	消失的蜡黄脸孔	12
	打赌	21
	黑人的女儿	32
第二案	修道院公学	
	神秘失踪	43
	沼泽地的轮胎印	53
	哈第葛老师之死	63

目录

斗鸡旅社	67
------	----

第三案 国家机密档案

神秘文件失窃记	97
办公室的铃声	104
会晤外交大臣	116
夜半惊魂	126
找回机密文件	137

柯南·道尔简介

第一案
窗口的蜡黄脸孔





奇怪的邻居



“名侦探福尔摩斯竟然估计错误，难道他真是个笨侦探吗？”

最近，福尔摩斯遭遇了一次挫败，他的好友华生医生这么无精打采地喃喃自语着。下面是华生医生的爱妻梅丽，每晚听着丈夫的叙述所记录下来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。

福尔摩斯经常待在房里抽烟斗，既不出门走动，也不开窗见见阳光，食量奇大，运动量又少，整天热衷于化学实验，往往工作到深夜。就算是杰出的名侦探，这样的生活，身体也承受不了吧！

一个艳阳高照的春日午后，用过午餐，华生就敦促福尔摩斯说：“一块儿去散步吧！一直闷在房里对身体不好。”

这一次，福尔摩斯居然破例跟着华生到公园散步。放眼望去，万紫千红，气氛清静，两人心情放松，边走边聊，回到屋里时已经是午后三点钟。

两人进了屋子，福尔摩斯直接走向桌前，锐利的眼光扫过桌上多出来的一根黄色烟斗。

“刚刚有谁来过？黄玉雕成的烟斗，镶上纯金的烟嘴。这样贵重的物品留在这里，可见那人走得很匆忙。这应该不是女人的。华生，你怎么看？”

福尔摩斯就是停不下侦探的工作。

“不知道，我没读过烟斗的相关书籍。”

“哎哟！哪里有这种书呢？”

“你不妨写一本，看你从早晨起床睁开双眼，一直到深夜都没离开过烟斗，如今更是尼古丁中毒，连手指头都会颤抖了。”华生说。

“那么，你带我去散步，就是要我少抽些烟？我该谢谢你喽！”

“你要是真心谢谢我，就彻底戒烟吧！”

“呵！真是厉害的华生，对我来说那真的很难做到啊！”

这时，房东赫德森太太推门进来，说：“你们回来了，吵架啊？怎么讲话这样大声。”

福尔摩斯笑着说：“就是啊，我们意见不合。”接着又问：“刚才进来的人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是硬闯进来的，嘴里叼着烟斗，慌慌张张的，不时把烟斗拿在手上，等烦了就说：‘我受不了了，先到外边走走，等一会儿再回来。’说完就乒乒乓乓下楼去了。真是性急。听，就是这样的脚步声，他又来了。”

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回来了？”

那个人一边走上楼来，一边喊着，声音非常高。

华生注视着福尔摩斯的脸，福尔摩斯也兴致盎然地回了华生一眼。

随着急促的脚步声，走上来的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可疑人物，而是眉清目秀、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，身上穿着成套的灰色西装，双手还不由自主转动着褐色呢帽。

“啊！冒昧得很，请问哪一位是福尔摩斯先生？”

年轻人张大眼睛四处张望，显出不安的眼神。

福尔摩斯一如往常的轻松开朗，笑着说：“在下就是！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，这位女士是赫德森太太。初次会面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这位夫人刚才见过了。听说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一向合作无间。啊！我好累。对不起，请让我坐下来谈吧！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就坐上椅子，还顺手将呢帽丢到椅子旁的桌上。年轻人说话非常急促，神情很烦躁，像有一肚子苦衷。

“我是来求救的。我的家庭恐怕就要破碎了，急得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唉！”年轻人长叹一声。

“别急，慢慢说吧！是什么要紧的事？真的需要侦探吗？”福尔摩斯慢条斯理地问。

“当然要紧，当然需要侦探。唉……”

“格兰特·芒罗先生！”福尔摩斯还是慢条斯理的。

年轻人大吃一惊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就写在你的帽子上。这是你的帽子吧？”福尔摩斯大笑着说。

“是的，你说对了。”芒罗把朝上放着的呢帽翻过来，接着一本正经地问，“那么，我可以说我的事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不必隐瞒，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芒罗突然紧张起来，不停地发抖。“我三年前结了婚，妻子叫艾菲，我们的家庭很美满，生活也很愉快，这点毫无疑问。”

芒罗的脸涨得通红，情绪激动。虽然他说的是夫妻间的事，华生还是认为他很可疑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请详细告诉我你们婚前的事，否则我很难了解状况。”

“我今年三十二岁，艾菲二十八岁。结婚前她还是赫伯伦夫人。”

“那样说来，你的夫人曾经和名叫赫伯伦的人结过一次婚？”

“是的，艾菲还是少女时曾经到过美国，十九岁时和一名叫赫伯伦的律师结婚，还生下一个孩子。很不幸地，在一次黄热病流行期间，赫伯伦和孩子都染病死了。”芒罗紧皱着眉头，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“因为丈夫和孩子同时病逝，艾菲厌倦了美国的生活，于是带着赫伯伦的遗产四千五百镑回到英国。当时在美国稍有声望的律师，都不难积蓄大笔财产。”



“那么，你从事什么行业呢？”福尔摩斯不禁插嘴问芒罗。

“我经常从乡下收集蛇麻草卖给啤酒公司作为香料，这些年来也赚了一些钱，在郊外的诺伯里街购置了一栋小别墅。诺伯里街，两位可曾去过？”

“我没去过。”福尔摩斯回答。

“华生医生呢？”芒罗又问。

“我也没去过。”华生回答。

“有机会请到舍下坐坐，我们的住处离市区不远，却很乡村风味，环境幽静。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栋别墅，很久以来都空着。”芒罗热切地说着。

“关于你和夫人的事还没说完呢！”福尔摩斯提醒芒罗。

“我和艾菲在伦敦相识、结婚。婚后不久，艾菲就把财产全部交给我。当时她确实是真情流露，态度诚恳，令我受宠若惊。但我毅然拒收，理由是：万一我经商失败，恐怕会连累她也一贫如洗。艾菲却诚心地告诉我：‘你怎么会想到失败呢，钱放在我手里也只是花用，还是交给你管理比较妥当。’面对艾菲的坚持，我心想：她一定是坚信我的人格，才会这样做，因此就答应了。我告诉她：我暂时替她保管，她需要用的时候随时让我知道。

“当时，我将四千五百镑存入银行，经过三年，也增生了不少利息。一直到两个月前，艾菲突然对我说：‘我交给你的那笔钱存在哪里呢？请帮我提一千镑出来。’

“我觉得很纳闷，问她：‘那是你的财产，你想提出多少

都可以,但一千镑不是一笔小数目,你是要做什么用呢?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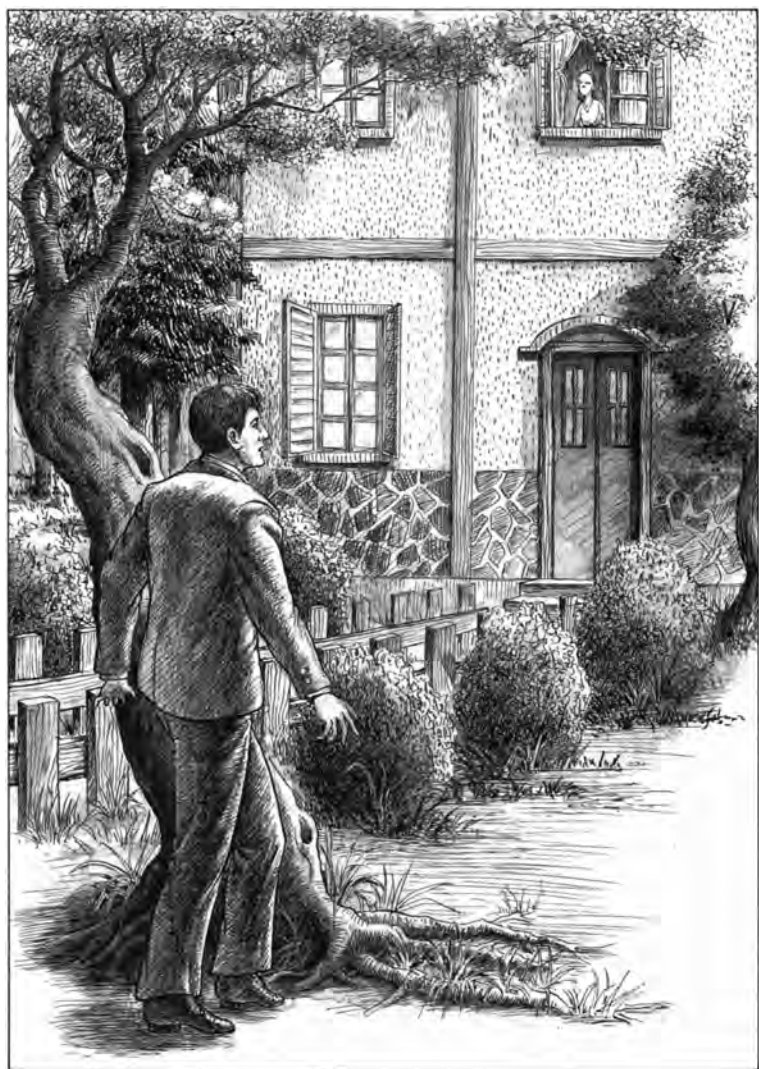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现在我不能说,以后再告诉你。’

“结婚三年来,第一次从艾菲口里听到这样的话。任凭谁都会感到奇怪。是什么原因让她不能对自己亲爱的丈夫说出一千镑的用途?我虽然诧异,但不愿为难艾菲,于是开了一千镑的支票给她。不料,这件事后,我们夫妻之间便有了芥蒂。

“我不禁想:一向单纯的艾菲为什么会有这样异常的举动,她没添购服饰,家里也没添置昂贵的家具,一千镑究竟用到哪里去了?心中有了怀疑,总免不了会起烦恼。就算我质问艾菲,我也怀疑她是否会坦白相告。

“就这么一面困惑,一面给自己找理由,想:艾菲或许有难言之隐,为了避免破坏夫妻的情感才不肯说明白,我应该尽量容忍才是。

“为了排遣不愉快的心情,从那天起,我经常独自外出散步。刚才我也说过,离舍下不远有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,那间楼房和我的住所只隔一块地。那栋楼房的旁边有一丛无花果树,我喜爱树木,常常徘徊其间。上星期一的傍晚,我经过那里,却发现草坪上堆满杂物,大概是前一天夜里或当天早上才搬来的。我站在路旁,不经心地望向那栋楼房,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即将和我们成为邻居?同时,那栋楼房二楼的窗口也有人往下看,我离窗口远了些,就想走近前去看个清楚。没想到二楼窗口的脸孔突然消失了。”



“你有没有注意到是男性还是女性？”福尔摩斯追问。

“消失得太快，我没有看清楚。”芒罗回答。

“有什么特征吗？”福尔摩斯又问。

“只觉得那脸孔像死人一般的蜡黄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福尔摩斯点上烟斗。

芒罗说：“啊，我刚刚把烟斗忘在这儿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还在桌上，我们边抽边谈吧！”

“好的。不过，我才开始学会抽烟，抽了烟，脑子会有些晕。”芒罗喷了两口烟，又接着说，“我虽然生性懦弱，却也鼓起勇气上前敲门。不一会儿，门开了，走出一个高大、不友善的女人。她两眼直瞪着我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‘找谁？有什么事？’我告诉她：‘我就住在隔壁，前来拜访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……’我话都没说完，她就说：‘需要帮忙时，自然会登门求您。’接着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”

“讨了一场没趣，我气恼地走回家。我很想忘记这件事，但二楼窗口那张如腊的脸孔，还有那女人没礼貌的态度，一直盘旋在我脑海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？我想我应该告诉艾菲。但是，为了一千镑的问题，我们夫妻间有了疙瘩。加上艾菲是个神经质的人，我不愿因为自己的不安而惊动她，所以晚餐时，我只说：‘邻家别墅有人搬进来了。’”

“艾菲也只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：‘哦！’”

“虽然是夫妻同桌吃饭，气氛却异常冷淡。到了夜晚，我先进房间，躺在床上。平常极易入睡的我，那天夜里大概